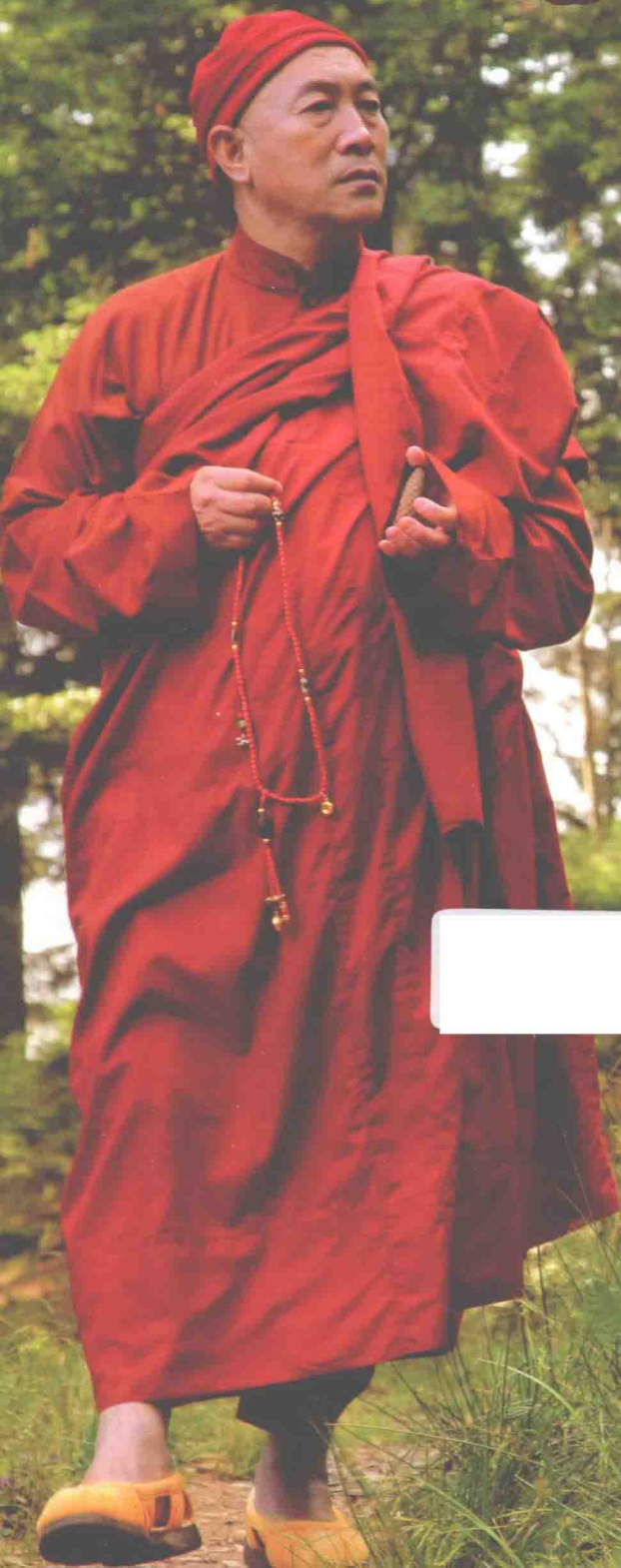


灵鹫山外山 心道法师传

陈大为
钟怡雯



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

灵鹫山外山 心道法师传

陈大为
钟怡雯 著

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灵鹫山外山：心道法师传 / (马来) 陈大为, (马来) 钟怡雯著. —北京：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, 2014.1

ISBN 978-7-5176-0004-6

I . ①灵… II . ①陈… ②钟… III . ①心道法师—传记 IV . ① 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3533 号

灵鹫山外山：心道法师传

著 者 陈大为 钟怡雯

责任编辑 蔡红英

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

(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编 100010)

经 销 无界文化产业有限公司

(经销电话：010-65123420)

印 刷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32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76-0004-6
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•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经销公司联系调换。

这一生的



三十年前，我到荖兰山闭关断食，很辛苦，几乎连命都没有了。

刚开始借住在普陀岩山洞，那时看管仙公庙的詹庙祝和福隆当地的耆老，还有后来把圣山寺捐给我的吴春泉老先生，都说这山很奇，是圣山。

这里一片荒山漫漫，没有水，没有电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前山腰的仙公庙、普陀岩。

有一天，我坐在断岩上望着海，海一望无际，海潮一波波推送过来，想着日日夜夜的潮音，我感到这里未来会度很多的人，结很多海外的缘。当时徒弟法性还笑我说：师父啊，你会不会饿到发疯？明天怎么过还是问题，这里什么也没有啊！师父你是怎么看到未来的呢？

出关后，每天有很多人来找我，我天天等着人上门来“踢馆”；都是问些人生问题，什么都问，还有很多宗教问题，也是缘起。

这样一路过到今天。回头看看这里，就是一个菩萨居的地方，这里处处是缘起，处处是菩提。它不属于罗汉，也不只是道庙，这里是观音订走的地方。观音在这里产生能量，要做的事就是对应这时代的疑难杂

症，并有一套呈现教化因缘的方法与工具。我觉得我只是观音的手脚，这里是菩萨居地。

一切从零开始。灵鹫山团队是从筹设世界宗教博物馆开始的，没有建宗博馆这个大愿力，就没有这个团体。一开始，我们在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找一些专家顾问互动，慢慢激荡出五大志业，其中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因缘先成熟。有了计划，接下来就是怎么启动。当时宜兰有一家证券公司，他们主管来结缘，整个公司的人都来皈依，让我们去说明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理念。

从宜兰开始，再往台北，到全台走透透，我们开始做人的联结，有了人就成立护法会；为了募款，后来水陆法会的因缘也开始了。又因为建宗教博物馆要得到各宗教的见解与支持，我们四处参访各宗教，主动去敲门，谦卑地向他们请教，就这样，一路把愿力扩散开来，把很多资源串联起来，可以说大家有什么就出什么，会什么就帮忙什么，一遇到问题就是突破，突破到底。

我是一个穷和尚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专业也不懂，就是一直拜会，一直做关怀，一直在缘上去贯串我的体会，只是把这些有缘的人都启动起来，这样夜以继日地做。可以说，我这一生到现在最大的供佛，就是建宗博馆。接着就是要把这个和平的基因延伸出去，复制这个和平基因，延伸到一个人人可以成佛的学园。

不修行，我不可能有这个愿力。这个愿，就是《大悲咒》的力量，也是观音菩萨的力量，一一化为我的实践。

心道

序 这一生的发生 / 心道

第一章 在缅甸的童年 (1948—1960)

缅甸，一九四八 | 002

红色罗汉鞋，巨大的蚁穴 | 005

颓坏的幸福，行走的江湖 | 008

滇缅孤军的生活版图 | 010

飞行的罗汉，出家的种子 | 013

罂粟的天堂，滇缅边区的炼狱 | 016

第二章 少年杨进生 (1961—1972)

撤向一九六一年春天的台湾 | 022

观音圣号，开启佛法大门 | 025

十五岁的刺青，起誓求道之心 | 028

大侠梦，剑及履及的人格特质 | 031

干妈谢凤英，一贯道的点传师 | 034

梅花盟，返乡治世的狂想 | 036

求一个坐牢的罪名 | 038

逆境中的贵人 | 040

被时间揉成小小一团的情书 | 043

挚友李逢春的身故 | 045

第三章 出家后的苦修 (1973—1982)

- 在佛光山剃度出家 | 048
- 只要打坐就勇猛精进的汉子 | 051
- 兰花房，参透孤独 | 056
- 头陀行，以摩诃迦叶、密勒日巴为师 | 059
- 圆明寺的魑魅魍魉 | 061
- 灵宝塔内，思索死生 | 065
- 冢间修，参透诸行无常 | 069
- 密勒日巴示现于禅定中 | 072
- 如幻山房，道心的试炼场 | 073
- 出家弟子的缘分与考验 | 078
- 禅师的修行与生活 | 081
- 显密圆融，本来一味 | 083
- 关于成佛的困惑 | 084
- 修行之余，物我无间 | 086
- 武举人古堡，断食以了脱生死 | 087

第四章 初建灵鹫山 (1983—1988)

- 鹰仔山，出火与请火的传说 | 094
- 普陀岩，更艰难的闭关断食 | 095
- 悬崖之下，别有洞天 | 100

山风海雨交接处的道场 | 103

无生道场的命名与宏愿 | 110

随机逗教的生活禅 | 113

临济宗风，大机大用 | 117

善待众生，凡事用心 | 123

第五章 法脉传承与弘化大愿 (1989—2013)

临济法脉，以禅为体 | 128

禅定戒律，以南传为基石 | 133

北传显密，般若为用 | 137

三乘合一，从头陀行到菩萨道 | 139

宇宙是一个记忆体 | 143

毁谤是度化的缘起 | 144

菩萨道，让众生离苦得乐 | 147

冥阳两利的圆满施食 | 149

以大悲法会为起点 | 150

启建水陆，度尽众生 | 153

戒德老和尚主法十五年 | 158

造就一个解冤释结的净土 | 160

弘法度众不言累 | 162

以道场为家的义工和护法 | 165

第六章 世界宗教与华严圣山 (1989—2013)

遥契太虚大师的理念 | 168

穷和尚的春秋大梦 | 172

不知天高地厚的宗博馆计划 | 174

没有心理负担的宗教接触 | 176

徐徐展开垂天的大翼 | 177

结结实实踏出了一大步 | 180

心和平，世界就和平 | 182

我来看看我能做些什么 | 185

诸神殿堂的落成 | 188

史无前例的伊斯兰教、佛教对谈 | 193

伊斯兰教的友谊 | 199

宁静运动，禅修的极大化 | 201

断食闭关，回归本山 | 206

华严世界是缘起成佛的工作 | 211

现代“那烂陀”的宏愿 | 214

我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 | 217

附录 一、心道法师暨灵鹫山大事年表 | 222

二、万教并生莲花——心道法师前传 / 柏杨 | 248

三、春深犹有子规啼——访道与勘验 / 林谷芳 | 250

第一章

在缅甸的童年
(1948—1960)

缅甸，一九四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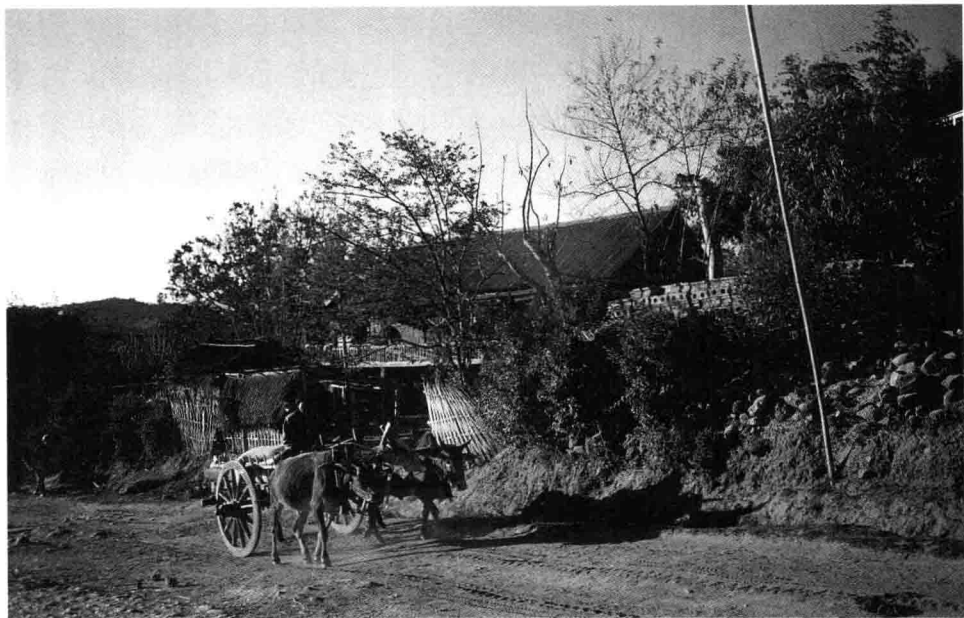
这故事得从一九四八年的缅甸说起。

Myanmar（缅甸）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，即便还原为 Burma，也仅仅让人想起那个长年隐匿在罂粟的花萼背后的国度，宛如入定不起的老禅师，搭着一袭神秘的袈裟。我们脑海里能搜寻到有关缅甸的关键词，第一个是“金三角”，接着是“罂粟花”和“鸦片”，紧跟在后的“贫瘠”与“神秘”。这不是全部的真实，世世代代崇信佛教的传统缅甸人民是反毒的，他们顶多抽抽水烟，可是由少数民族武力控制的边疆省份，却无法舍弃宛如聚宝盆的罂粟花田，这让政府头痛不已。缅甸要在二〇一九年实现无鸦片种植的大梦，得先消除根植在少数民族身上的“贫瘠”与彼此的地盘争斗。

“缅甸”作为一个词汇，经常被“缅怀”和“沉甸甸”瓜分，很多人一辈子也写不上十次“缅甸”。身为一个佛教国度，它又被泰国更巨大的佛国形象遮蔽，好像小乘佛教只南传到暹罗，红色的袈裟隐没在橘色的背面，连衣角都看不见……一旦“缅甸”在对话中侥幸出现，我们的语气里经常带着一缕轻轻的、无知的惊叹：“啊，缅甸……”

“一九四八”对缅甸人民而言，是一个虚幻的时间刻度。

历史学家为这个刻度费尽笔墨，它跟缅甸历史上每一个古王朝的兴衰交替一样重要。公元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，缅甸正式摆脱大英帝国差不多一甲子的殖民统治，使劲卸下被外族统治的耻辱。但它已经没有力气重建蒲甘王朝或雍笈牙王朝的盛世，更没有因此稍稍富裕起来，缅甸人庆祝独立的激情，随那短暂的烟火消散无踪，紧接其后的是难以平定的少数民族



赖坎村是一座典型的穷困村落。

武装冲突，以及政权更替，军政锁国的缅甸持续孤立超过了一甲子。它的关键词还是那么牢不可破，也不容更新，持续盘踞在大气之中的，还是鸦片。

在滇缅边界有太多穷困的村落，数十年来村容几乎不变，依旧是一帽一帽的草盖木房子，水牛蹄子踏过黄土的街道，即使有车子也是教人喊不出名堂的旧款式。“贫瘠”一词，真的足以形容所有的景物。位于腊戍省赖岛珊区的赖坎村就是一座典型的穷村落，在滇缅边界毫不起眼地蹲着，仿佛在等些什么。

一九四八年的农历九月，跟往年一样湿热多雨，如同蟒蛇般环抱着稻田的河水，远比干旱的夏季来得粗壮有力。涉水而过的耕牛，步步惊心。以务农为本的赖坎村有一户铁匠，祖籍云南腾冲的店主杨小才空负一身好

手艺，但这穷乡僻壤实在没有什么生意可做，打来打去就那几件超级耐用的旧农具，他不得不尝试到外地去找工作。当时滇缅边界如同虚设，两地人民自由来去，好比从自家的前院走到后院，杨小才常在国境边缘来回讨生活，偶尔回家就闲下来抽抽鸦片。大部分缅甸男人都抽鸦片，跟抽烟一样平常，他们大都不顾家，四处闲逛，把农事和家务全交给女人。杨小才把所有美好与艰苦的事物全交给同乡的妻子。

缅甸女人在这个农业社会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煮饭、种田、饲养牛羊都一手包办，当然还须在公田里种植罂粟或稻米。不管她原本出身为何，既然嫁到这里，就得撑起这个家园，在厨房烹煮，在田里耕作。动乱的时代，加上穷困的家境，她的日子过得跟大部分缅甸女人一样苦。

赖坎村很小，全村不过三十余户，任何陌生人的出现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任何不可思议的事都会留下清晰的记忆。她首次分娩那天的种种异象，多年以后还流传在老一辈村民的口耳之间。

在她临盆当天，邻居好像看见三个僧人在杨家门口议论，似乎在商讨该由谁进屋里去。接着其中一人走进了杨家，另两人兀自离去，进去的僧人好像也没有出来过。虽然当时缅甸境内僧侣不少，十三年后佛教便变成国教，但僧侣们大都聚集在曼德勒城，极少出现在危险的金三角地区。而且当天晚上风雨雷电交加，在缅甸是十分罕见的天象。两件事加起来让大伙儿觉得很玄，又很纳闷，种种揣测和想象让此事件被鲜明地记忆了下来。

异常的雷雨引发了鸡犬相鸣，让她临盆的茅屋显得更加无助，所幸最终顺利产下男婴，取名杨小生，听起来像杨小才的同辈兄弟。其实对当时的缅甸人来说，名字只是一种方便的称呼，谈不上深意，更没有顾忌。男人的名字往往随意乱取，女人更是似有若无。名字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当时阿生的母亲心里在想什么，对这孩子有什么样的期待。她会不会把消失在屋里的僧人和异常的天象，视为上天的某种暗示？

红色罗汉鞋，巨大的蚁穴

杨小生在困苦的环境中幸福地成长，父母亲和姑母杨小四都很疼他。尤其婴儿时期，尚未出嫁的姑母常常背着、抱着他，很少放下来。阿生自小喜欢红色的衣物，母亲织了一双红色的罗汉鞋给他，或许当年进门后消失的僧人，曾在她心上烙下某种奇特的印记。当然她想不到，穿在阿生小小脚丫上的红色罗汉鞋，竟成为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东西。

两年时间一下就过去，阿生的母亲又要生产了。这次没有消失的神秘僧侣，没有雷雨鸡犬的交鸣，最糟的是没有助产的亲人或产婆，家里只有母子二人。她只好命两岁的阿生扶住婴儿的头部，照着一个接一个大汗淋漓的指示，总算顺利接生了妹妹杨小苹。

妹妹出生后阿生还要争奶吃，母亲先是在乳房上涂辣椒，但没用。后来她把心一横，涂上鸡粪，才绝了阿生吃奶的念头。他是一个机灵的孩子，爱说话，也爱听人家说话。山腰上的小茅屋是他的儿童乐园，成天跑来跑去的，匮乏的物质条件并没有稍减他的生活乐趣。有一次他听到母亲和邻居大婶在树下聊天，正聊到他出世那天的异象，大婶回想起三位僧人的事迹，觉得阿生可能与佛有缘。母亲则补上一则不为人知的趣事，她说临盆当天的下午，半醒半睡之间，突然看见祖先的供桌上出现一条大花蟒蛇，把她吓得睡意全消，当晚就生了。你一句我一句，两人正要把僧人、雷雨、鸡犬和蟒蛇联系起来，赫然发现阿生独自跑出来玩，母亲随即中断了交谈带他回家去。可是她们的每一句话，都清清楚楚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。

阿生太好动，一般的方法管不住他，于是母亲编出许多谚语或习俗来

教育他。譬如在吃东西的时候，有人想分一杯羹，他大都不肯，母亲便半劝半吓地说：“大家吃，大家香；一人吃，生大疮。”他心想生大疮可不妙，只好乖乖与别人分享，久而久之便成习惯。其实他在家十分受宠，每次吃鸡都分到一只鸡腿，鸡内脏是不准吃的，母亲说那会让人脑筋失灵，常常想岔，但她没有解释为何大人可以吃。他从来不去反驳父母亲讲的话，只要是他们嘴里说出来的都是法律。他跟母亲比较亲，因为父亲不常回家，往往一回来就躺在床上抽水烟，偶尔也抽一口较昂贵的鸦片。有一次他肚子痛，父亲给他抽了一口，很呛，又头晕，他从此远离这股可怕的气味。

父亲留下的有限印象里，烟草占据了极大部分内容，袅袅轻烟彻底糊掉父亲的脸，却怎么也糊不掉佛的眉目。

还不太懂事的他，对佛像有一种无以言说的、强烈的熟悉感。当时缅甸有一个品牌的牛奶瓶上印着弥勒佛的图样，大家都把它叫作“弥勒”。第一次听到弥勒的佛号，就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多年以后他在台湾第一次看到西方三圣的佛像，也产生类似的熟悉感，连他自己都感到奇怪。

幸福的日子很短，在四岁那年，生性剽悍的父亲跟一伙土匪发生冲突，他们可能是为了扩张势力才跟杨小才这个赖坎村最强势的人物卯上。单枪匹马的杨小才当然不是十几个土匪的对手，几下刀光拳影，就被制伏了。在父亲被土匪架走的那一刻，号啕大哭的阿生立时被亲戚抱离现场。村民们都知道杨小才后来被杀害的地点，但没有人敢替杨小才收尸，甚至连那片林子也不再靠近。一段日子之后，那里出现一丘很大的蚁窝，把他的骸骨埋葬起来。

杨小才之死始终是个谜团。过了很多年阿生才有机会根据村里的传闻，努力拼凑出一些头绪，大略推断出可能是杨小才跟缅甸人结怨在前，后来遭到这伙仇家的挑衅与报复。杨小才果真只是一个铁匠吗？每次出远门只单纯为了谋生吗？在那个盗匪作乱的时代，根本没有法律可言，生命只是

一个随时增减的数字。早在父亲遇害前几天，在阿生将睡未睡之际，隐约听到客厅有人在交谈；过了一会，母亲进来替他整理了一下被子，俯身看了看他，随即抱起妹妹依依不舍地离去，留下一段永远不能真相大白的苦衷。其实他清楚感觉到母亲这一去永远不会再回来了，却不哭不闹，心里出奇的平静，继续假装熟睡，仿佛知道母子之间的缘分已尽。还那么小的孩子，已经会认缘不认人了。他不清楚父亲是否叫母亲先行躲避，那为何独独留下他呢？诸多问题早已湮灭无踪。

父母离开后，原来居住的茅屋跟着塌了下来，埋掉童年最美好的记忆，甚至埋掉母亲的名字。



草盖的木房子，是心道法师记忆中最温馨的关键词。

尽管她分娩的那天产生了许多异象，但她的名字在村人的记忆里，依旧是模糊的，连她自己的儿子都来不及记下来。必须再等上四十年，等他以心道法师的身份再度回到赖坎村，走过水牛横行的黄土街道，走过同样的草盖木房子，同样的关键词……再根据昔年茅屋倒塌的位置，和母亲那矮矮胖胖的身躯、清瘦的脸庞，以及最明确的李氏，总算在村里老人记忆的最边陲，搜寻出一串相关的信息。原来母亲名字叫“李淑珍”，后来再经过多方的比对才确认为“李淑贞”。但七次寻母皆无着落，要满这个缘，还真难啊。

颓坏的幸福，行走的江湖

家破人亡的阿生，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

先是姑母杨小四肩负起养育阿生的责任，很不幸的是，在他六岁那年姑母也去世了，还好姑父尹湖南对他不错，他开始和姑父行走江湖。姑父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，也很会做生意。他有时唱戏，有时卖布，有时卖药，但在这贫瘠的山区，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奇差，姑父使尽浑身解数也赚不了几个钱，两人还是过着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。他们穿越的山林，常有老虎和毒蛇埋伏在丛林深处，伺机而动，所以要提高警觉。尤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荒山野岭没电灯，赶路的姑父和阿生又没电筒，老虎常常尾随在后，明知有危险却又不能做点什么。山野行走万万不能心慌，一心慌，死神马上扑过来。碰到像树一般粗的大蛇横在路上，得绕道而行；碰到小